簡易字說

胡懷琛著





胡懷琛編

簡易字說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簡易字說序

我把這本書編完了，再寫幾句序文在前面：

關於這本書的目的及方法，在本書裏已經說明白了，這裏不用再說

單說幾句本書中沒有說的話：

一、我編這本書，在編輯的時候，大部分是得於王雲五先生的指教，編成後，又經高夢旦先生指正過，應首先致謝。

二、字彙一項，所收的字，決不完備，將來再要隨時加入。

三、當然要向讀者請教。如贊成，便請贊助推行；如反對，也希望能彀切切實實指教，我在這裏很熱心的歡迎。

四、讀者如贊成這種簡易字，儘可在我所舉的例以外，自己再去搜

羅，或自己創造。但要在相當的範圍以內，倘然太濫了，也要弄得他人不識。

五、讀者如能將各地的方言（要是簡易的單字。）採錄寄給我，以供參考，那更是我所歡迎的。

民國十七年二月胡懷琛序。

簡易字說目錄

簡易字說

第一章　甚麼叫簡易字

甚麼叫簡易字?就是把原有的漢字,拿來略爲改變一下:使他容易寫,容易識。簡易的標準是如下:(1)已識通行漢字的人,一見卽識,不必另外學習。未識通行漢字的人,學習起來,比較的要容易數倍。(2)只改變通行漢字的一部份,以便於推行,並不是根本推翻,全體改造。(3)不管他是古字,是俗字,是方言,是自己創造:只要簡便,而能彀實實在在行得通,就把他採取。完全注重實用,並不重理論。再舉例說明如下:

(1)譬如「她」是一個新造的字,在已識漢字而沒有學過此

項新字的人，一見即識。無論他贊成或反對，他總能識。所以容易推行。自從「她」一字出現以後，不久便又產生了一個「牠」字。只要學過漢字的人，一見即識。無論贊成或反對，他總能識。所以也容易推行。

最近，我還看見有人用「馳」字。這個字那就更新了。這個字造得好不好，暫且不管，但是我們一見即識。這一點就是他能彀推行的原因，也就是他的極大的勢力。

這都是實在的事情，可以給我們做憑證的。

現在我們的簡易字，就是拿這個做標準，務必要人人（指已識漢字的人）能識，處處可行。

（2）原有的筆畫簡單，意義明白的字，不改。如一、二、三、天、地、人、等字，是不改的。

原有的字，筆畫繁的，改爲簡；意義晦的，改爲明。如「禮」字寫作「礼」；「擔」字寫作「担」：是改繁爲簡。「欬字」寫作「咳」；「翦」字，寫作「剪」是改晦爲明。「礼」、「担」、「咳」、「剪」等字，或是復古（「礼」本古字。）或是從俗，（「担」爲俗字。）都已通行了的。我們的簡易字；就是盡量採用這種原有的，而且已經通行了的字。再酌量採用原有而沒有通行的字。再酌量自己創造新字。

譬如「園」寫作「园」；「醫」寫作「医」；雖是原有的，但沒有十分通行，我們要酌量採用。

照原有的說，「擔」既然可寫作「担」；所以，「膽」也就寫作「胆」。「園」既然可寫作「园」；所以，「遠」也就寫作「远」。我們本此例而推廣，可以創造若干新字。例如「猿」寫作「犭元」就是一個例。

原有的筆畫雖不簡，意義雖不明，但無適當的改造的方法，或是一時沒想出改造的方法，暫時沿用不改。

（3）簡易字，大概是注意「六書」中的「形聲」一法，利用偏旁。如原有的「墳」字，改爲「坟」，則筆畫更簡單。「砲」字，改爲「炮」，則意義更明白。這些，都是「形聲字」。我們的簡易字，也是於「形聲字」改得最多。

不過，我們只略師「六書」的大意，並不死守「六書」的成法。只求實在適用，不嫌違背「六書」的原理。例如「國」字，有四種寫法，我們揀一種頂適宜的用。「無」字，「略」字，「夢」字，各有三種寫法，我們也揀一種最適宜的用。不管他是古字，是俗字，或是方言。

國　是普通認爲正式的寫法。

圀　是武則天造的。

国　是後來的簡寫法。太平天國時代，一切的「國」字，都如此寫。但是，在明板的書中，也已發現了。

囯　是辛亥革命以後發現的。

以上四種寫法，以「国」字爲最簡，然和民主政體衝突，所以不適用。「圀」字的意義，是四海爲一家的意思，和現在列國並立的時代也不相容，所以仍不適用。我們還是在「國」「囯」二字中，任便採用一個。

無　是普通認爲正式的寫法。

无　是古字。易經和莊子上的「無」字，皆作「无」。

冇　是廣東的土字。

以上三種寫法，「無」字太繁，不及「无」字簡便得多。「冇」字雖爲一個地方的土字，卻是一般的人，一見能識，所以也可採用。我的意見：「无、」「冇，」都比「無」字好。我們可以隨意採用一個，代替「無」字。

掠　「侵掠」的「掠，」這是普通的寫法。

略　古寫作「略。」史記上「掠地，」皆寫作「略地。」

撂　紅樓夢上寫作撂。

以上三種寫法：「略」字的意義，不十分明白。（因爲他另外還有一種解釋，就是「簡略」的「略。」）「掠」字，讀音不十分明白，因爲半個是「京」字。只有「撂」字，「扌」旁表明意義，「略」字表明聲音，比較的都明白些，雖然筆畫多些。

夢　是普通認爲正式的寫法。

㝱　是古寫法。周禮上的「夢」字寫作「㝱」。

梦　是已經通行的簡寫法。

以上三個字，當然以「梦」字最適用。

簡易字的標準，既然說明白了；再說簡易字的命名。或問：「何以不叫通俗字？」我說：俗字，是對於雅字而言的。將來教育普及了，「文人」的特別階級消滅了，無所謂雅，即無所謂俗。所以「通俗」二字，似不適用。或問：「何以不叫簡筆字？」我說：我們固然多數的字，是改繁爲簡；但是有些字，因爲要意義明白的緣故，不但不能由繁改簡，反而由簡改繁了。例如：

豆　是本字。

荳　是已經改過了的通行的字。

麻　是本字。

蔴　是已經改過了的通行的字。

然而「荳」比「豆」的意義要明白，「蔴」比「麻」的意義要明白。若在筆畫上說，乃是改簡爲繁了。所以，「簡筆」二字，也不適用。因此，我定了一個比較適宜的名字，稱爲；「簡易字。」

再從上面各節，總結一下，定一個簡易字的界說如下：

（1）是從全體漢字中，改革若干字，筆畫取其簡單，意義取其明白。

（2）是要使沒學習過通行漢字的人，容易學習，容易認識。使已學習過通行漢字的人，不必再學，一見卽識。

（3）簡易字中所包含的：有古字，有俗字，有方言，有兩字併成的

字，有創造的新字，及通行的漢字。

（4）只求實在適用，不必合乎「六書」的原理。

（5）依據通俗習慣，酌量改造，並非根本改造；以便容易推行。

第二章　誰能造字和改字

我知道，舊學先生們，對於我的簡易字的批評，第一句就要問道：「字是古聖人造的，誰也不能改，誰也不能添造。你是何人？怎麼可以改造？」那麼，我先要反問：「你所說的古聖人，究竟是何人？現在所有的漢字，究竟是何人造的？你可以確切的答復麼？」

我且代他答復：關於造字的人，各有各的說法：最不通的，說是王羲之所造的。（見兩般秋雨盦隨筆。謂滇南人初不知有孔子，謂字爲王羲之所

造。）其次，說是孔子造的。（現在有許多地方的農民，或工人，或女子，倘是如此說。他們不知道有蒼頡，只知道有孔子。）其次，說是蒼頡造的。（現在上海哈同花園的主人哈同先生，是最崇拜蒼頡的一個人。）其次，說是伏羲畫卦，就是文字的初祖。其實，都不真確。

前二說，不必辯了；單辯後二說。自從伏羲的☰☷，蒼頡的「蟲書，」經過史籀的「大篆，」李斯的「小篆；」變而爲「隸書，」「楷書，」「八分，」「行草，」不知經過多少變化。自從蒼頡篇起，經過許愼的說文解字，顧野王的玉篇，裴度的集韻等，至康熙字典、新字典爲止，從三千三百字，增加到四萬多字。改變的，能確切指出是何人改的麽？（卽同爲「楷書，」也有改變的：如「椀」變「碗，」「甆」變「磁」之類，不知何人所改。）增加的，能確切指出是何人加的麽？所以，現在通行的字，決不能說是某某一個人獨力造

成的。

若說：只有聖人能改，能加；那麼，這許多無名的人，都是聖人。若說：他們不是聖人；那麼，他們既然能改，能加；爲甚麼我們就不能改，不能加？

第三章　荒謬的造字和改字

况且從前的人，也曾經很荒謬的造了許多字，改了許多字。他們尙且可造，可改；我們就不能造，不能改麼？

這種荒謬的造和改，本不必多說。但是，那些字，改造的歷史，很有趣味。我們可以隨便寫幾個在這裏，當是一種有趣味的話談談。

𩅟　音灣。

𧵍　音觥。這兩個字，都是三國時候，吳王孫休造的。他一共造了八

個，這是他所造的八分之二。（再有六個，無非是奇怪的字，這裏不多錄了。）因為他有四個兒子，他替每個兒子題一個名，又題一個號，都不要和他人相同，所以他就造出這八個字來。（見吳志）他造字的原因，不過如此。若問這八個字是甚麼意義，卻回答不出。

曌　音照。是唐朝武則天造的。就是他自己的名字。他所造的，還有許多：如「𡆠」為日，「囯」為月，「埊」為地之類，不及徧舉了。（見唐書）

龑　音儼。是五代時劉巖造的。也是他自己的名字。他是取易經「飛龍在天」之義，所以寫作「龑」。

[illegible]　卽「龍」字。為明世宗所造。明宮內門額「龍曆」作「[illegible]曆」。（見陳繼儒枕談）（以上造字。）

罪　說文作「辠。」從「辛，」從「自。」描寫罪人蹙鼻辛苦之狀。秦始皇嫌他上半段和「皇」字相同，（篆文「皇」字作「辠。」）就把他改爲「罪。」他雖然也有他的理由，但是在我們現在看起來，是沒有道理的。（以下同。）

雒　洛陽的「洛」字，在漢朝寫作「雒。」爲甚麼要改寫呢？據魏略及博物志說：因爲漢於五行屬火，火忌水，「洛」字從水，故改寫作「雒」。後來魏屬土，水得土而流，土得水而柔，故又回復原字，作「洛。」這話是不錯的。但看史記中的「洛陽，」都作「雒陽，」就可證明他們的話不錯了。（「雒」字雖本有此字，雒水另是一水，與洛陽無關。）此外，因避皇帝的諱，而改爲缺筆的，不知多少：如宋時的「殷」字，缺筆作「殷」「貞字，」缺筆作「貞。」最近，如清末的溥儀先生的「儀」字，也改作「儀。」

豈不是笑話！（這單就改一個字的筆畫而言，此外，以同意義的字代替的，也有。如漢改「莊」爲「嚴」所以，莊子陵變爲嚴子陵，直到現在，還沒恢復。唐改「淵」爲「泉，」所以，陶淵明變爲陶泉明，但現在已恢復了。明朝改「元」爲「原，」所以，「元來、」「元物、」「元人，」改爲「原來、」「原物、」「原人」到現在仍沿用。不過，這是以他字代替，不算是改字，這裏不必多說。）

對　說文作「對。」漢文帝以爲口多則不實，除去「口」字，改作「對。」

隋　本來只有「隨」字。隋文帝，本襲封隨公，故國號爲隨。後以爲，辶旁解作走，不吉；便去「辶」爲「隋。」

疊　本作「曡。」王莽以爲三日太盛，改爲「疊。」（以上改字。）

這幾位造字，或改字的大人物：或是皇帝，或是王后，藉他們無上的威權，纔能把他們所改的字，流傳到現在，而他們所造的字，到現在，一個也不行了。

而無名的小百姓，所改造的字，如前面所引「豆」改「荳。」「麻」改「蔴，」「椀」改「碗，」「甆」改「磁」之類，反而通行。

這可見得：改造之後，能行不能行，是全以適用不適用爲標準了。甚麼叫適用？甚麼叫不適用？就是以簡易爲標準。簡易，便適用；不簡易，便不適用。

第四章　研究和應用

研究字學的先生們，對於這種簡易字，必不贊成。他們說：「你連說文解字也沒全讀過，連廣韻也沒參考過，連『龜甲文』看也沒看見過，怎麼

就可以瞎說造字？」我說：我的字學的知識，實在不完備；但是，專研究說文、廣韻、「龜甲」的先生們研究的工夫是很深，究竟，有幾人把他應用到現在的社會上來？

現在研究字學的人，大概分爲四類：

（１）是研究「龜甲文」從劉鐵雲到王靜安，不知化了多少錢，收買枯獸骨敗龜版；不知化了多少心血，去研究周公、孔子所不識的「殷字」。成績，當然是很好的。究竟，是一種專門學問，和我們平民小百姓沒發生關係。

（２）是研究音韻。從勞乃宣到錢玄同，不知費了多少的工夫，研究「母音」、「子音」、「攝口呼」、「含口呼」纔產生了注音字母。這的確是由研究做到應用了，但是，我以爲要普及應用，還是在將來的時代。

（3）是研究方言。自從章太炎的新方言以後，研究的人也不少。究竟，把本地的方言寫出來，本地的土人，未必能識。只不過證明某字曾見於說文，某字出於爾雅罷了。因爲那些字，都是很奇怪的；而且筆畫不一定是簡單，意義不一定是明白。

（4）最普通的，是研究許氏說文。某字是「像形，」某字是「指事，」研究得很精；但是和我們平民小百姓，沒發生關係。說到「像形，」是和小百姓的程度最接近了；然欲寫「像形字，」非先恢復了「篆文」不可；而說文以後，加添的字，沒有「篆文」的，將如何辦法？就說效法徐鉉，增補說文中沒有的「篆文，」究竟「篆文」到現在萬不能通行。

我對於這些研究的先生們，當然很佩服，當然是知道他們有特別的用處，尤其是注音字母，成績更好，用處更廣。不過，以爲他們和現代的小百

姓，還沒能發生很密切的關係。

我們現在講「實用主義」是拿實實在在能通用爲標準。以外的事都不必顧忌了。例如：

齊 寫作 齐。

繭 寫作 茧。

蠶 寫作 蚕。

懇 寫作 恳。

懼 寫作 惧。

橋 寫作 桥。

燭 寫作 烛。

竈 寫作 灶。

滬　寫作　沪。

聽　寫作　听。

我們只覺得照第一種寫法，是繁難。照第二種寫法，是簡便。老實不客氣，久已拿來用了。那知道「龜甲，」不「龜甲；」那管他說文，不說文！

又例如：

崑崙　寫作　崑崙。

蛾眉　寫作　峨嵋。

肥水　寫作　淝水。

吳松江　寫作　吳淞江。

末利　寫作　茉莉，

師子　寫作　獅子。

采花之「采」 寫作 採。

畫象之「象」 寫作 像。

雖然增加了筆畫，卻能使意義更明白。我們也老實不客氣，久已拿來用了。那知道「龜甲，」不「龜甲；」說文，不說文！

這就是我們的「實用主義。」

再有我們現在通用的字，拿一個古字來加了幾筆，不但是筆畫變繁了，而且和字學是衝突的，然而比較的適用，所以很通行。請舉幾個例如下：

暮 朝暮之「暮，」本作「莫。」後來加了個「日」字，照字學說，是不通的：因爲「莫」字的中間，已經含了一個「日」字；再在下面加一個「日」字，豈不是重複了麼。但是，是不加「日」字，就和解作「勿」字的「莫」字相混。所以不能不加。

鷹　本來只寫「雁」字，已彀了。因為「隹」就是鳥。（短尾為「隹」，長尾為「鳥」。）所以，鴻鴈之「鴈」，寫作「雁」，在「雁」字頭上加一點，作「雁」，就是「鷹」，不必再加「鳥」字。然意義不容易明白。所以，還是加了個「鳥」字的通行。連帶「雁」字也改作「鴈」。（若嫌「鷹」字太繁，無妨改作「鴈」。）

梁　橋樑之「樑，」本作「梁。」因為下面已有一個木字。不必在旁邊再加「木。」然和梁惠王之「梁，」梁任公之「梁，」沒有分別。所以，還是加了「木」字的意義明白。

崗　山崗之「崗，」本作「岡。」「岡」下面肚裏，已經懷了一個「山」字了，頭上再要頂一個「山」字，照字學說，是說不通的。為甚麼要加呢？因為「岡」字常常用來做別一個字的半邊：如剛柔之「剛，」大綱之

「綱，」都是半個是「岡」字。山崗之「崗，」和「剛」「綱」同例。所以也很通行。

這可證明：字學有時候不適於實用。講「實用主義，」可不必管字學。這不是我的空談，有事實做證據的。「暮、」「鷹」各字，都是證據。就是最近，我也在上海店家的市招上，看見兩個新字：

⿰糸甫　這個字，是在一家織補舊衣的店裏看見的。原來他就是織補的「補」字。

鏆　這是在一家雜貨店市招上看見的。原來就是罐頭食品的「罐。」

這兩家店裏的老板，當然不是聖人，不是專門研究字學的人，不知道「龜甲」是甚麼，說文是甚麼；但是他們造的字，卻很適用。拿「實用主義」

講，是很好的成績。

第五章　字本沒有一定的寫法

我們現在爭論：那一個字是正式的寫法，那一個字非正式的寫法。究竟，拿甚麼做標準？最普通的說法，是拿經傳做標準。一個字，幾樣的寫法：在經傳上有的，就算正式；在經傳上沒有的，就算非正式。其實經傳上的字，在當時候，也是隨便寫的，並沒有固定的寫法。

譬如一部詩經罷。我們所見的最通行本的詩經，是孔夫子刪的，毛夫子（毛萇）傳的，鄭夫子（鄭玄）箋的，朱夫子注的：他上面的字，可以爲標準麼？不能！不能！在那時候，也是隨便寫的。同是一個音，可以寫作幾樣的形。請舉例證明如下：

雝　噰　「雝雝鳴雁，」毛詩作「雝。」爾雅釋言：關關，噰噰，和也。疏，引詩此句，按，「噰」「雝」古通。是「雝」和「噰」可以隨便寫的。然以寫作「噰，」比較的筆劃更簡單，意義更明白。

雁　鳫　「雝雝鳴雁，」毛詩作「雁。」鹽鐵論引「雝雝鳴鳫，」卻寫作「鳫。」也是筆畫更簡單，意義更明白。

須　盨　「卬須我友，」毛詩作「須。」爾雅疏，引作「盨。」盨，待也。筆畫雖然繁些，意義卻更明白。

敖　遨　「以敖以遊，」毛詩作「敖。」釋文云：亦作「遨。」按以作「遨」爲佳。筆畫雖繁，意義卻更明白。

蓁　溱　「其葉蓁蓁。」毛詩作「蓁，」齊詩作「溱。」可見兩字可以隨便寫。然以毛詩作「蓁」爲佳。意義更明白。

夭　枖　「桃之夭夭，」毛詩作「夭夭。」說文引作「枖枖。」以作「枖枖」爲佳。意義更明白。

麕　麏　麇　「野有死麕，」毛詩作「麕。」釋文云：「亦作麏，亦作麇，」按：從「囷」則筆劃繁；從「禾，」則音不準。以從「君」作「麏」爲佳。

穠　襛　茙　「何彼穠矣，」毛詩作「襛。」石經及說文，皆作「穠」。云：衣厚也。韓詩又作「茙。」按：說衣厚，應作「襛；」說花盛，應作「穠。」以毛詩作「穠」爲佳。然「茙」字筆畫較簡，亦佳。

此外毛詩和「三家」不同的地方很多，舉不勝舉。但看以上八例，就可證明古時候的字，本沒有一定的寫法了。在許多的不同的寫法之中，我們以那個爲標準呢？我說：只要揀最適用的用。

因此，我再想起兩句附帶的話，也趁此機會，來說一說。雖然嚕蘇一些，卻也很有趣味，所以，我就不嫌「口舌之勞」把他說一下子。

（1）毛詩「黃鳥于飛，集於灌木，其鳴喈喈。」而太平御覽引韓詩，於毛詩之「睆晛黃鳥」則作「簡簡黃鳥。」「簡簡」當卽「喈喈」是隨便寫的。然以「喈喈」爲佳。照此類推，我想毛詩的第一句「關關雎鳩，」「關關」二字，就不好，應改作「喑喑。」「喑喑」的「喑」字，並不見於一切的字典，卻也不是我自己創造的。曾見於清初戴南山的文集。我想拿「喑喑」代「關關，」豈不要好得多麼！

（2）燕子，又名鳦，見爾雅，燕燕鳦。又作乙，見說文。又名鷾鴯，見莊子。又名玄鳥，見詩經，「天命玄鳥，」並漢人詩，「玄鳥逝安逝。」又名元鳥。一個燕子，除了本名之外，再有五個別名，豈不太麻煩了麼？其實不然，

六個名字，就是一個名字。

「元」「玄」相同，人多知道，不用多說。（因清朝避「玄」改「玄」爲「元」。）

「鳦」「乙」是一個字，也不用說。

就是「燕」「鳦」也是一個字。因爲「燕」字的入聲，就是「乙」字。

而「燕」「玄」仍舊是一個字。因「燕」字讀平聲，和「玄」字極相近。

「燕」「鷾」還是一個字。因爲「燕」字讀去聲，和「意」字極相近，「鴯」字是語尾，如「兒」字，「鷾鴯」就是「燕兒。」

「燕」字，雖然是個「像形」的字，但是，在楷書裏，已經看不出他

的形狀來；誰也想不到：「廿，」是像燕子頭；「北，」是像燕子翼，「灬，」是像燕子尾。其他的寫法，也不適當。所以，照我說：還是改寫作「鳦」好。或寫作「⿰鳥玄，」也好。

我們從「燕、」「鳦、」「乙、」「玄、」「元、」「鷁」六個名字之中，取一個頂簡單的「鳦」字，或是較好的「⿰鳥玄」字，這就是我們選用原有字或創造新字的方法之一斑。

第六章　簡易字構成的經過

我們現在通用的，比較簡易的字，往往從不簡易的字變化來的。牠們不止經過一次變化。有的竟經過四五次以上，所以，最初一個，和最末一個，不知隔開多少遠，我們很不容易找出牠們構成的經過來。現在舉一個有

趣味的例如下：

鬻　炒　就是一個字。突然說一句，誰也不相信。因爲他是經過不少次數的變化，纔由「鬻」變到「炒。」現在說明如下：

⿱甾芻　揚雄方言：「凡以火乾五穀之類，秦、晉之間，謂之「焣。」郭注：「焣」卽「鬻」字也。創眇反。」「鬻，」何以變爲「焣?」因爲「鬲」字是鍋類，「芻」字是用他的音。炒物必須用鍋，所以拿「鬲」「芻」兩字相合而成一鬻字。後來以「火」代「鬲，」而變爲「⿱芻火，」再以「取」代「芻」而變爲「焣。」（如「趨」字，亦可寫作「趣」字。）

焣　由「焣」一變而爲「⿰火取，」以「少」代「取，」再變而爲「炒。」

炒　所以，「炒」字就是「鬻」字。

與此同例的，再有一個字，就是：

鬻　周禮上如此寫的。「凡齊事鬻鹽以戒令。」

煮　現在通行的寫法。

此外再有：

放　倣　仿　就是一個字。

初本作「放，」後加「亻」爲「倣，」今減「文」爲「仿。」「放」字，則意義不明；「倣」字，則筆畫較多；惟「仿」字最爲簡明適用。

輩　每　們　也就是一個字。

古書作「我輩，」元人作「我每，」今人白話作「我們。」（元曲中，「們，」皆作「每。」如「小的每將水來，」「秀才每幾時能勾發達？」都是例。）

者　這　只　也是一個字。

今人白話中這字，宋人詞都作「者」。（如「者番」、「者回」、「者邊」，就是「這番」、「這回」、「這邊」。）今亦簡寫作「只」。而最古的「者」字，雖不放在名詞或代名詞的前面，而性質卻和「這」字相同。如言「漁者」等於「釣魚的這個人」。

以上所說的「炒」字的變化頂多，也頂複雜。「煮」字比較少些。仿字是增減偏旁，「們」字、「只」字，是單講音而不講形。變法各各不同。但是我們看了這幾個例，已可以知道他們構成的大概情形，可以供給我們談改字或造字者的參考。

第七章　簡易字的提倡者

這種簡易字，並不是我發明的。在數年前，十數年前，早已有人啓示我

了。數年前，沈信卿先生在申報上說過；十數年前，狄平子先生在時報上說過。沒有他們啓示我，我也未必想得到。我現在不過把零碎的話，整理一下，做成有條理的一本書；並多搜羅了幾個簡易字，以供人家應用罷了。現在把沈、狄兩先生的話，附抄在下面，以供讀者的參考；並對於他們表示謝意。

附錄狄平子平等閣筆記一則

日本近時有人特造新字，可以減省作字之時間；已在東京築地活板製造所，鑄成銅模，擬頒行全國應用。視曩時添造之「俥」（人力車）「辻，」（十字路）尤爲精當簡捷。今錄其字如下。「偂，」午前。「⿰亻后，」午後。「⿰車气，」汽車。「⿰車電，」電車。「⿰口電，」電話。「⿰電𠬝」電報。

中國昔時，惟魏太武帝創造新字十九；（魏書太武帝紀：「初造新字千餘，詔曰：『在昔帝軒創製造物，乃命蒼頡，因鳥獸之跡以立文字，自

茲以降，隨時改作，故「隸」「篆」「草」「楷」並行於世；然經久，歷遠，多失其真，故令文體錯謬，會義不愜，非所以示軌則於來世也。孔子曰：名不正則言不順，此之謂矣。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，頒下遠近，永為楷式』云云。唐武后，自製新字十九，如「埊」字、「圀」字之類；又冊府元龜載：齊武帝，小字龍兒，「龍」作「[illegible]」；又，南漢劉巖，製「龑」字，取「飛龍在天」之義；又涵虛子製「[illegible]」字，訓「無」，取「法空無為」之義：外此無聞焉。

今世界文明日愈闢，卽事物亦愈益繁夥，不有新字以代之，則人之腦力有限，將不勝其勞。虛擲光陰，徒耗精力，可慨念也。昔人造字，字字皆具有深意，而簡括，則尤可歷久行遠而不廢，不勞解釋而共知。其濟用，惜時，有可寶貴者。今時碩學之彥，盍急起而直追乎！毋令日本獨專斯美於

前也。吾國說文中：「丶」爲「主」，「丫」爲「冰」，「丨」爲「棍」，「云」爲「雲」，「气」爲「氣」，「𠂇」爲「左」，「又」爲「右」，「厶」爲「私」，「冖」爲「冪」，「卅」爲「三十」，「卌」爲「四十」，「皕」爲「二百」，「凹」爲「窪」，「众」爲「衆」，「无」爲「無」，「侌昜」爲「陰陽」之類，不勝枚舉。此吾國固有之簡捷字也。當擇定若干字，頒行全國，亦減省時間之一道。至近時蘇話小說中，如「覅」即「勿要」之義，音即「勿要」切。「⿰只要」即「只要」之義，音即「只要」切，及「朆」之類，此方言中之併合字，與日本新字之義，略相似耳。

日本新字中僅六字，然如此類者尙不少，如：「⿰舟气」爲「滊船」，「⿰糸電」爲「電線」，「⿰火電」爲「電燈」之類，似皆可增入也。

附錄沈信卿常談一則

今人動謂吾國文字太繁，欲求簡筆字以代之；而不知目前應用之字，有古字本爲簡筆，而今反以繁筆字通行者甚多，特識字太少者，或詫以爲不經見耳。

如「棍」之本爲「丨」，「點」之本爲「丶」，「曳」之本爲「丿」，「移」之本爲「乀」，「隱」之本爲「乚」，僅一筆耳。「坰」之本爲「冂」，「冪」之本爲「冖」，「包」之本爲「勹」，「私」之本爲「厶」，「左右」之本爲「ナ又」僅二筆耳。「基」之本爲「亓」，「集」之本爲「亼」纔之本爲「才」，「圍」之本爲「囗」，「冒」之本爲「冃」，僅三筆耳。此皆極古之字，且皆爲說文解字之部首，今除「又」「才」二字外，皆廢而不用，而別求所謂簡筆字者，毋乃太陋乎。

且俗字之中，有合「六書」之體例者，亦不無可采。如「雙」之作

「双,」合「六書」之「會意,」「燈」之作「灯,」合「六書」之「形聲。」此等字,搜入字書,亦無傷於大雅。現值提倡平民教育之時,固有之簡筆字,實有推行之必要。偶就握管時記憶所及,錄之以備隅反。

說文解字部首,有本爲簡筆字,而其重文爲繁筆,今則通行重文之繁筆者。如:「攀」爲「𠬜」之重文,今乃通行「攀。」「冋、」「坰」皆「冂」之重文,今乃通行「坰。」「廩」爲「㐭」之重文,今乃通行「廩。」「罔、」「網、」「𠕈、」「𠔿,」皆「网」之重文,今乃通行「網」而「罔」作別用,「𠕈、」「𠔿」均廢。「韍」爲「市」之重文,今乃通行「韍。」「簪」爲「兂」之重文,今乃通行「簪。」「䫉、」「貌」皆兒之重文,今乃通行「貌。」「囪、」「窗」皆「囪」之重文,今乃通行「窗。」「甽」「畎」皆「𡿨」之重文,今乃通行「畎。」「棲、」「𠧧、」「卤」皆「西」之重文,今「棲」與「西」

皆通行，而分爲二義。「頤」爲「𦣝」之重文，今乃通行「頤」。「蛇」爲它之重文，今乃通行「蛇」。「蹂」爲「禸」之重文，今乃通行「蹂」。此何如改用部首簡筆字之爲便乎！

又有部首爲繁筆字，重文爲簡筆，而今又通行部首之繁筆者。如：「𠀠」爲「箕」之重文，今乃通行「箕」。「求」爲「裘」之重文，今「求」與「裘」皆通行，而分爲二義。「云」爲「雲」之重文，今「云」與「雲」皆通行，而分爲二義。則何如概用重文簡筆字之爲便乎！

其他部首以外之字，如「礼」爲「禮」之重文，「創」爲「刅」之重文，「丽」「𠐊」爲「麗」之重文，則重文爲簡筆也。「處」爲「処」之重文，則重文爲繁筆也。凡本爲一義，而字畫繁簡不同者，類此者甚多。爲傳寫便利計，皆宜舍繁以從簡，更就記憶所及，錄之以備參考。

也有人說：「人家數年前，十數年前說的話，你今日重拿來說，豈不是開倒車麼？」

我道：在理論上說，是如此；在事實上說，卻不是如此。試問他們數年前，數十年前所說的話。在今日以前，曾經實行過麼？既沒有實行，在今日正須再說。也許在他們說的時候過早，所以不能實行；那麼，在今日說，是剛剛好。所以我有重說的必要。

我也知道：現在有注音字母，有羅馬字拚音，有世界語：我們斬斬絕絕，爽爽快快，把漢字廢掉，或竟把漢語廢掉，大家一齊用世界語。我是極贊成，極贊成的。不過，實實在在做得到，決不是短時期的事。所以，在這個時期，我們的簡易字，還有說一說的價值。

第八章　簡易字表

上面各節所說的，都是應採用簡易字的理論。究竟，我們所應該採用的，是些甚麽字呢？這情形也很複雜。現在，把牠用表解的方法，敍述如下。

第一表　簡易字的種類

種原		名稱	簡稱	例
	一	古字	古	礼
	二	俗字	俗	担
	三	方言	方	冇㊀
	四	特殊社會用的字	特	旦㊁
	五	借用外國字	外	辻㊂

類			
有	六	譯音的字	單譯字	打
	七	譯音兼譯義的字	複譯字	鉼
	八	併合的字	併字	覅(四)
	九	删改兼併合的字	删併字	仿(五)
新造	十	新造的字	新	颳(六)

(一)廣東的方言，意思是「沒有。」

(二)菜館裏通用的簡字。他們於雞蛋的「蛋，」都寫作「旦。」

(三)「辻，」係日本字。意思是十字街。

(四)上海的方言。意思就是「勿要。」讀作勿要切。

(五)本是「放」字，今删去「文，」另與「人」字併合，成「仿。」

㊅參看第四表最後一行。

第二表　構成簡易字的方法

名稱		簡稱	例	
方				
一	删繁爲簡	删	蠶	蚕
二	化繁爲簡	化	無	无
三	加偏旁	加	豆	荳
四	改偏旁	改	雞	鷄
五	借用外國字	借	辻	
六	譯音	單譯	打	
七	譯音兼譯義	複譯	鋅	
八	併合	併	勬	

法	九	删改兼併合	删	併	仿

以上九種方法，每種都可以拿他爲例，依例推廣，造成新字。參看第四表。

第三表　簡易字的效用

名稱		簡稱	例	
效用	一 由繁變爲簡	簡	體	体
	二 由晦變爲明	明	椀	碗

第四表　種類方法總表

原有新造	本字	簡易字	種類	方法	效用	本字	簡易字
(一)	蠶	蚕	俗	删	簡	蝨	蚤或蟜

無	无	古	化	簡	蕪	芜
豆	荳	俗	加	明	蝸牛	蝸牪
雞	鷄	俗	改	明	雉	鳺
	辻	外	借	簡明		运
Dozen	打	單譯字	單譯		Page	播基
Zinc	鋅	複譯字	複譯	簡明	Ink	湆❷
要勿	嫑	方	併	簡明	勿來	㧣
八放	仿	删併字	删併	簡明	風刮	颳

❶ 新造的字，就是依照原有的字的方法而造成的。所以雖是新字，仍易認識。這也就是我們造新字唯一的標準。

❷ Ink 譯作「墨水，」已經通行了。然於「墨」字之上，加一顏色的形容詞，作「紅墨

水，」「藍墨水，」是說不通的。今假定譯作「湆」字爲適用，那麼「紅湆，」「藍湆，」就可通了。

第九章　簡易字彙一　删繁爲簡的字

現在把我所認爲可以採用的簡易字，彙錄在下面，以備採用，不過，我在這裏雖然題名爲「字彙，」卻不是照字典的分類法，用筆劃多少爲次序。因爲是備人家研究的，不是備人家檢查生字的。所以不照筆劃多少爲次序，只照構成簡易字的方法分類。（參看前面第八章第二表。）

第一類，就是删繁爲簡的字。就是把本來的繁字，删去半個，甚至於删去一大部份，使他變爲簡便。其中包括古字，俗字，方言，……（參看前面第八章第二表）都用（古）（俗）等字注明。然也有幾個極不容易注明的，就不注了。

ラ　就是「廣」字。（俗）由草書「广」變化而成的。又「房」字也寫作「ラ」。（特）

扩　就是「擴」字。（新）

矿　就是「礦」字。（新）都是從（ラ）字推出來的。

阳　就是「陽」字。（俗）

昜　也就是「陽」字。（古）可採用。

阾　就是「陰」字。（俗）

侌　也就是「陰」字。（古）可採用。

气　就是「氣」字。（古）可採用。

云　就是「雲」字。（古）

彐　就是「雪」字。（俗）

虫　就是「蟲」字。（俗）已通用。

蚜　就是「蝨」字。（新）是從「虫」字推出來的。又，「蜂」字，本作「蠭。」今已刪作「蜂。」而「蠭」已成古字。又，「虻」本作「蝱。」今已刪作「虻。」故「蝨」可刪作「蚜。」

螛　就是「蠹字。」（新）是從上例推出來的。

从　就是從字。（古）今「叢」字也寫作「从」（俗）

协　就是「協」字。（俗）

胁　就是「脇」字。（新）是從「协」字推出來的。

妇　就是「婦」字。（俗）

扫　就是「掃」字。（新）是從「妇」字推出來的。

医　就是「醫」字。（俗）

壳　就是「殼」字。（俗）

声　就是「聲」字。（俗）已通用。

[犬/灬]　就是「然」字。（俗）

时　就是「時」字。（俗）由草書變化來。但「詩」不可删作「討，」「侍」不可删作「付。」因爲「討」「付」別是一字，要相混亂。

[吕/冊]　就是「嗣」字。（俗）

点　就是「點」字。（俗）已通用。

厘　就是「釐」字。（俗）

毛　就是「毫」字。（俗）（特）在銀洋記數時，「毫」多作「毛。」

复　就是「復」字。（俗）

畐　就是「福」字。（俗）

彔　就是「祿」字。（俗）

挂　就是「掛」字。（俗）今已通行。

独　就是獨字。（俗）今已通行。

浊　就是「濁」字。（俗）

烛　就是「燭」字。（俗）

触　就是「觸」字。（俗）都是從「独」字推出來的。

虽　就是「雖」字。（俗）

昷　就是「溫」字。（俗）

鬥　本作「鬭」字。今「鬥」字已通行。

鬲　就是「隔」字。（俗）

聀　就是「職」字。（俗）

湽　本作「菑」今已通作湽。

焰　本作「燄。」今已通作「焰。」

茧　就是「繭」字。（俗）

帰　就是「歸」字。也寫作「归。」（俗）

貭　就是「質」字。（俗）

[illegible]　就是「鬆」字。（古）廣韻有此字。

椁　就是「槨」字。（俗）

楕　就是「橢」字。（俗）

悬　就是「懸」字。（俗）

显　就是「顯」字。（俗）

[illegible]　就是「譜」字。（俗）

蝸　本作「蝸欠。」今已通作「蝸。」刪去「欠，」也是刪繁爲簡之例。

糐　就是「糰」字。（俗）

瘾　就是「癮」字。（俗）

[疒束]　就是「癩」字。（新）

瘉　就是「癒」字。（新）都是從「瘾」字推出來的。

処　就是「處」字。（古）今通行。

启　就是「啓」字。（俗）

号　就是「號」字。（俗）

条　就是「條」字。（俗）

[尸共]　就是「殿」字。（俗）

虱　就是「蝨」字。（俗）

宝　就是「寶」字。（俗）今已通行。

珤　也就是「寶」字。（古）見穆天子傳。

痒　就是「癢」字。（俗）

恳　就是「懇」字。（俗）

丝　就是「絲」字。（俗）

丰　就是「豐」字。（俗）今已通行。

艳　就是「艷」字。（俗）

蚕　就字「蠶」字。（俗）

厶　就是「私」字。（古）見說文。

冇　就是「無」字。廣東俗字。（方）

𣎴　截木爲墩，寫作「朩」。廣西俗字。（方）

付　記火食賬的人，豆腐的「腐」多寫作「付」(特)

亅　商家賬簿，用「亅」代「月」字。(特)

刀　商家賬簿用「刀」代「初」字。(特)

來　和「覷」字相同。意謂三人不出頭。陝西臨潼俗字。(方)

皃　就是「貌」字。(古)

囗　就是「圍」字。(古)

𢖽　就是「恐」字。(古)

第十章　簡易字彙二　化繁爲簡的字

這一類的字，是把繁字更改筆劃，使他化爲簡字。也包括古字，俗字，等等，也照前章的例，可注明的都用(古)(俗)等字注明了。

台　就是「臺」字。（俗）

响　就是「響」字。（俗）

万　就是「萬」字。（古）極簡便，可採用。

卝　就是「礦」字。（古）見周禮。

尔　就是「爾」字。（古）

迩　就是「邇」字。（古）

弥　就是「彌」字。（古）

庙　就是「廟」字。（俗）由「廟」化作「庿，」再由「庿」删作「庙。」

証　就是「證」字。（俗）

据　就是「據」字。（古）

嵒

岩

嵒岩都是「巖」字。

毡

就是「毯」字。（俗）

毡

就是「氈」字。（俗）

𦈢

就是「與」字。（古）或寫作「与」今皆通行。

欤

就是「歟」字。性質和「與」字相同。

区

就是「區」字。（俗）

鴎

就是「鷗」字。（俗）

欧

就是「歐」字。（俗）

枢

就是「樞」字。（俗）

瓯

就是「甌」字。（俗）

卝就是「藍」字。（特）

办就是「辦」字。（俗）

大就是「戴」字。（俗）是由草書變化來的。

凤就是「鳳」字。（俗）

劝就是「勸」字。（俗）

权就是「權」字。（俗）

覌就是「觀」字。（俗）

欢就是「歡」字。（俗）

双就是「雙」字。（俗）

无就是「無」字。（古）易經，莊子，「無」都作「无」極簡便。可採用。

芜　就是「蕪」字。（新）是從「无」字推出來的。

对　就是「對」字。（俗）

仪　就是「儀」字。

议　就是「議」字。

扑　就是「撲」字。（古）

朴　就是「樸」字。（古）

玌　就是「璞」字。（新）是從「扑」「朴」推出來的。

圣　就是「聖」字。（俗）

边　就是「邊」字。（俗）

叶　就是「葉」字。（俗）而「協」字也寫作「叶」。（俗）

亚　就是「亞」字。（俗）

会就是「會」字。（俗）
桧就是「檜」字。（俗）
狯就是「獪」字。（俗）
刽就是「劊」字。（俗）
侩就是「儈」字。（俗）
絵就是「繪」字。（俗）
脍就是「膾」字。（俗）
当就是「當」字。（俗）
⿰口当就是「噹」字。（俗）
档就是「檔」字。（俗）
异就是「異」字。（古）可採用。

齐　就是「齊」字。（俗）

剂　就是「劑」字。（俗）

济　就是「濟」字。（俗）

价　就是「價」字。（俗）

迁　就是「遷」字。（俗）

肊　就是「臆」字。（古）

过　就是「過」字。（俗）

礼　就是「禮」字。（古）但早已通用。

⿰酉乚　就是「醴」字。（新）是從「礼」字推出來的。

夆　就是「舉」字。（俗）今已通行。

⿱夆言　就是「譽」字。（新）是從「夆」字推出來的。

刘 就是「劉」字。（俗）今已通行。

浏 就是「瀏」字。（新）是從「刘」字推出來的。

灯 就是「燈」字。（俗）今已通行。

椗 就是「橙」字。（新）是從「灯」字推出來的。

孝 就是「學」字。（俗）今已通行。

覔 就是「覺」字。（俗）

斋 就是「齋」字。（俗）今已通行。

扞 就是「捍」字。（俗）

机 就是「機」字。（古）

飢 就是「饑」字。二字今皆通行。

矶 就是「磯」字。（新）是從「机」「飢」推出來的。

兴 就是「興」字。（俗）

興 也是「興」字。（俗）

寿 就是「壽」字。（俗）是由草書變化來的。

弃 就是「棄」字。（古）可採用。

贤 就是「賢」字。（俗）

乱 就是「亂」字。（俗）今已通行。

辞 就是「辭」字。（俗）

战 就是「戰」字。（俗）

体 就是「體」字。（俗）

国 就是「國」字。（俗）但沿用已很久。

忕 就是「懊」字。（俗）

袄 就是「襖」字。(俗)

沪 就是「滬」字。(俗)

⿰𧾷户 就是「⿰𧾷扈」字。(新)是從「沪」字推出來的。

园 就是「園」字。(俗)

远 就是「遠」字。(俗)

⿰犭元 就是「猿」字。(新)是從「园」「远」推出來的。

抎 就是「擅」字。(俗)

坛 就是「壇」字。(俗)

听 就是「聽」字。(俗)

坏 就是「壞」字。(俗)

怀 就是「懷」字。(俗)

还　就是「還」字。（俗）

晒　就是「曬」字。（俗）今已通行。

洒　就是「灑」字。（俗）今已通行。

灶　就是「竈」字。（俗）

灵　就是「靈」字。（俗）

画　就是「畫」字。

昼　也就是「晝」字。

苏　就是「蘇」字。（俗）

担　就是「擔」字。（俗）今已通行。

胆　就是「膽」字。（俗）今已通行。

这　就是「這」字。（俗）

卆 就是「卒」字。(俗)

酔 就是「醉」字。(俗)

砕 就是「碎」字。(俗)都是從(卆)字推出來的。

娇 就是「嬌」字。(俗)

桥 就是「橋」字。(俗)

侨 就是「僑」字。(俗)

电 就是「龜」字。(俗)

党 就是「黨」字。(俗)

皱 就是「皺」字。(俗)

雏 就是「雛」字。(俗)

趋 就是「趨」字。(俗)

埧　就是「壩」字。（俗）

桔　就是「橘」字。（俗）（特）本來另是一字。俗借作「橘」字大概糖食店，水菓店，用的最多。

凨　就是「風」字。（俗）

⿸疒凨　就是「瘋」字。（俗）

荣　就是「榮」字。（俗）

劳　就是「勞」字。（俗）

营　就是「營」字。（俗）

惧　就是「懼」字。（俗）

⿰具毛　就是「氍」字。（新）是從「惧」字推出來的。

啚　就是「圖」字。（俗）

罗　就是「羅」字。（俗）

啰　就是「囉」字。（俗）

逻　就是「邏」字。（俗）

箩　就是「籮」字。（俗）

众　就是「衆」字。（古）意謂三人爲衆。

属　就是「屬」字。（俗）

嘱　就是「囑」字。（俗）

勛　就是「勳」字。（古）

棕　就是「椶」字。

粽　就是「糭」字。

盐　就是「鹽」字。（俗）

甞　就是「嘗」字。（俗）

献　就是「獻」字。（俗）

难　就是「難」字。（俗）

滩　就是「灘」字。（俗）

摊　就是「攤」字。（俗）

疴　就是「痾」字。（俗）

粮　就是「糧」字。（俗）

蜋　就是「螂」字。（俗）

鉄　就是「鐵」字。（俗）

鸡　就是「鷄」字。（俗）

関　就是「關」字。（俗）

变　就是「變」字。（俗）

鸾　就是「鸞」字。（俗）

恋　就是「戀」字。（俗）

銮　就是「鑾」字。（俗）

峦　就是「巒」字。（俗）

弯　就是「彎」字。（俗）

湾　就是「灣」字。（俗）

賍　就是「贓」字。（俗）

綉　就是「繡」字。（俗）

縄　就是「繩」字。（俗）

継　就是「繼」字。（俗）

肃　就是「肅」字。（俗）

箫　就是「簫」字。（俗）

萧　就是「蕭」字。（俗）

楼　就是「樓」字。（俗）

镂　就是「鏤」字。（俗）

缕　就是「縷」字。（俗）

鬓　就是「鬢」字。（俗）

槟　就是「檳」字。（俗）

浜　就是「濱」字。（俗）

葯　就是「藥」字。（俗）

后　就是「後」字。（古）很簡便。

枣　就是「棗」字。（俗）

⿰言参　就是「讒」字。（俗）

⿰糹参　就是「纔」字。（俗）

⿰食参　就是「饞」字。（俗）

冬　就是「炎」字。（新）是從「枣」字推出來的。

才　就是「纔」字。（古）極簡便，今白話文裏已通行。

苹　就是「蘋」字。（特）水果店「蘋果，」也寫作「苹果。」

旦　就是「蛋」字。（特）菜館菜單。「蛋炒飯」多寫作「旦炒飯。」

呆　就是「獃」字。今通作「呆。」

梦　就是「夢」字。（俗）今已通行。

馹　就是「驛」字。（俗）

旧　就是「舊」字。（俗）

庐　就是「廬」字。（俗）

芦　就是「蘆」字。（俗）

驴　就是「驢」字。（俗）

炉　就是「爐」字。（俗）

、　就是「主」字（古）說文部首。又就是「點」字。（古）按今「點」字可採用「、」。

厶　就是「某」字。（古）又是「私」字，見前。

蜚　就是「飛」字。（古）簡便易寫。

靬　就是鞦韆的「韆」字。（新）

袜　本與「襪」字相通。見雜事祕辛。（古）今日通俗社會，也常用。

差不多已成爲俗字了。簡便可採，

尝　就是「嘗」字。（俗）

⿱吉衣　就是「褻」字。陝西臨潼俗字。（方）

吉　就是「縫」字。意謂士開口，爲縫。陝西臨潼俗字。（方）

仝　就是「同」字。（古）出道書。

丫　就是「椏杈」的「椏」字。（古）

囦　就是「淵」字。（古）

厽　讀作「累」。意思是累土爲牆壁。（古）見說文。

第十一章　簡易字彙三　加偏旁的字

加偏旁，就是把原有的字，加個偏旁，使他意義更明白。此例原有的極

多。今先列舉如下：

「獅子，」初作「師子，」後加「犬旁，」爲「獅。」

「駱駝，」古無此二字，初作「橐駞，」後加馬旁於「各」字，作「駱；」改「駞」爲「駝。」

「蛤蜊，」古無此二字，故或作「合蠡，」見王充論衡。今通作「蛤蜊。」可知是後來加「虫」於「合」「利」二字而成。

「蜈蚣，」初亦寫作「吳公，」後加「虫」於二字之旁，爲「蜈蚣。」

「茉莉，」古無此二字。本波斯花，唐時入中國，譯音作「耶悉弭，」又作「耶悉銘」。見南方草木狀。又作「末利」。見同上書。「末，」「弭，」「銘，」就是一字的異譯。後來取「末利」簡便，就加「草頭」於其上，作「茉莉。」

「苜蓿，」本作「目宿。」見史記。後加「草頭」作「苜蓿。」西域種。

漢時入中國，今俗名「草豆。」

「芧，」南方草木狀作「蕷。」後改作「芧。」皆加「草頭」而成。」

「藷，」就是「山芧。」又名「番藷。」南方草木狀作「藷。」後改作藷。」今通作「薯」。

「葡萄，」本是西域種。漢時入中國，初作「蒲桃，」後作「蒲萄，」今通作「葡萄。」

「荳，」古無「草頭，」作「豆。」後加「草頭。」

「蔴，」古無「草頭，」作「麻。」後加「草頭。」

「芙蓉，」古都無「草頭，」作「夫容，」後加「草頭。」

「荔枝，」上林賦作「離支，」北戶錄作「欐支，」今通作「荔枝。」

本有此二字，這是借用。

「菠菜，」外國種。初作「波，」後加「草頭」作「菠。」

「柑子，」「柑，」古無此字，寫作「甘。」晉人的搜神記上，還是如此寫法。後來加「木旁」爲「柑」。

「橄欖，」二字古代皆沒有。以「木旁」加於「敢覽」之旁而成。故又可作「橄棪。」見南方草木狀。又作「甘欖。」見北戶錄「枸櫞，」是橘類，古無此二字。南方草木狀作「鉤緣子。」今「鉤」改爲「枸，」「緣」加「木旁」爲「櫞。」

此外「椰，」「榴，」榕，「檳榔，」「栟，」「櫚，」「棕，」「桄，」這些樹木，發現的較遲，這些字也出現的較遲。都是加「木旁」造成的。

「瑪瑙，」本作「馬腦，」孟浩然詩中尚如此寫。後來加「玉旁」於「馬」字作「瑪，」「腦」字改「瑙。」

「玻璃，」初作「頗黎，」後作「玻璃。」

這些都是名詞加偏旁的成例。此外動詞也有加偏旁的。例如：

「採」字本只作「采，」後加「手旁」爲「採。」

「捧」字本即「奉，」後加「手旁」爲「捧。」

其他雖非後來加上，但是大多數是形聲字，列舉如下：

屬於手的，如：「提」「攜」「推」「招」「拱」「把」「擁」「抱」之類。

屬於脚的，或從足，如：「跑」「跳」「踹」「跨」「踐」「踏」「跟」「踢」之類。或從辵，如：「進」「退」「巡」「邏」之類。

屬於口的，或從口，如：「吟」「唱」「叫」「喊」之類。或從言，如：「誦」「讀」「論」「說」之類。

屬於眼的，或從目，如：「眠」「睡」「睹」「睞」之類。或從見，如：「覽」「覘」

之類。

屬於耳的，如：「聆」「聽」之類。

無形的動作，大概從「心」，如：「思」「慮」「悲」「恐」「懼」「愉」「憤」「恨」之類。

以上各字，大概都已有偏旁表明意思。再有應補加的，列舉如下：下面注明（原）的，是表明原有而人家沒注意；注明（新）的，是表明新加的。

鴶⿰了鳥　吉了，鳥名。因毛色不同，有赤吉了，白吉了的名稱。今應寫作「鴶⿰了鳥」（新）

⿰孔鳥　「孔雀」或名「孔鳥」，可知本來只一「孔」字。「鳥」或「雀」是加上去的。不如仍單稱「孔」，而寫作「⿰孔鳥」（新）

獹　本作「盧」。「盧」是獵狗。見詩經。今應作「獹」（新）詩經中其他字

尙多，可類推。

豫　「象」字爲古「像字。」本非獸名。後來加「人」於「象」旁，爲「畫像」的「像，」就以「象」爲獸名。今於獸名，應作「豫，」「像」字仍舊。（新）

虩　「壁虎」應加「虫」旁作「壁虩。」或作「螷虩。」（新）

𧊅　「蝸牛」應加「虫旁」作「蝸𧊅。」

𧋍

[虫龜]　金龜子，蟲名。應加「虫旁」作「𧋍[虫龜]。」否則不容易辨別他是蟲名。或作「蚙蚫。」（新）

蚼　蟲名。俗名「土狗。」今應加「虫旁。」作「蚼。」或作𧈧蚼。（新）

鮦

𩵼　河豚，魚名。然就字面看，與江豬無分別。應加「魚旁」作「魺𩵼。」或作「魺魨。」（新）

芙
芳　大麗花，應加「草頭」於「大麗」之上，作「芙蘼，」或省寫作「芙芳。」

棪　就是橄欖的「欖。」係以「木旁」加於「炎」字而成。見南方草木狀。（原）

琺
瑯　初作「法藍，」今用「法郎」二字，加「玉旁，」作「琺瑯，」較佳。（新）

錶　鐘表的「表，」應作「錶。」（新）

搪　搪瓷的「搪」雖出現不久，但已通用。（新）

撂　紅樓夢上「略下臉來」「略」作「撂」（原）

⿰扌丟　俗謂棄爲丟。應加「手旁」爲「⿰扌丟」（新）

掫　取物的「取」，加「手旁」爲「掫」（新）

挵

⿰扌玩　「玩弄」二字皆加「手旁」爲「⿰扌玩挵」（新）

⿰扌穿　穿衣的「穿」，應作「⿰扌穿」（新）

⿰扌竊　竊應作「⿰扌竊」再可省作「⿰扌窃」（新）

⿰足爰　緩步爲「⿰足爰」，本有此字。但未通行。（原）

⿰足尚　也是緩步之意。（新）

踄　（新）

蹓　偷行，俗謂「溜。」應作「蹓。」（新）

憿　勇敢的「敢，」搜神記加「心」爲「憿。」（原）

憦　照「憿」字例加「心」。（新）

懭　同上。（新）

憘　同上。（新）

㦡　快樂的「樂」字，應作「㦡，」可與音樂的「樂」有別。（新）

唸　讀書，俗謂「念書。」應作「唸。」（新）

噵　白話，謂「說」爲「道。」應作「噵。」可以與道德的「道」有分別。（新）

嚎　號叫的「號，」本作號。不如加「口旁」於「豪」字爲「嚎。」

㗗　稱贊的「稱，」應作「㗗，」或省作「𠰷。」（新）

嚽「賛」或作「讚，」不如作「嚽。」（新）

瞇　迷目的「迷」應作「瞇。」（新）

睏　就是睡。俗謂睏。（新）

垇　浙江沿海一帶俗字，音義皆同凹。（原）

咁　讀作「甘。」意思等於「這樣。」廣東俗字。（原）

沏　讀作「切。」（北音「切，」如南音「去。」）北方謂「沖茶」爲「沏水。」（原）

抿　讀作「敏。」通俗小說，「閉口」常寫作「抿嘴。」（原）

拎　讀作「領。」通俗小說，「提」常寫作「拎。」（原）

逛　讀作「廣」去聲。在街市閒遊爲「逛。」山東，直隸俗字。（原）

第十二章　簡易字彙四　改偏旁的字

改偏旁的字，以器物名居多數。古人造字，都拿製造該器物的材料做偏旁。然而物質文明進步，製造器物的材料，隨時改變了，而字不改變，就覺得字和物不相符。譬如：古代的碗，是用木頭做成的，所以「碗」字從「木」作「椀。」現在木椀已沒有了，改用陶器，故「碗」字已改從「石」作「碗。」就是一個例。多數的字，已漸漸的改了，不過，還有許多沒有改。如「碗」字改了，而「杯」字卻還沒有改。所以有酌改的必要。

還有，新的行了，舊的還沒有全廢，也不妨兩字並用。例如：棋子，古時是用石子做成的，（大概是圍棋。）故寫作「碁。」後來改用木頭造了，（大概是象棋。）故把「碁」字改作「棋。」今日「棋」字通行，然石頭棋子，

還是有的。（圍棋子。）所以「碁」字仍是適用。這樣，一字變成兩字了。這一層，我叫他是「字的分化」另外在後面詳細的說，這裏不多說了。

再有，自然物，因古人觀察不確，誤會甲物爲乙物，因而造錯了字。例如：珊瑚，古人當他玉類，所以「珊瑚」兩字，都用「玉」字做偏旁。但是，我們現在知道珊瑚是蟲類，所以應改從「虫」作「[虫冊]蝴」不過，這一類的字，是很少的。

不是器物名的，也有。不過很少。遇必須時，也可酌改。

現在把我所見已經改了偏旁，而人家不曾注意的字，列舉如下，注一個（原）字表明是原有的。再把未改而我以爲應改的，也列舉如下，注一個（新）字，表明是新改的。

炮　「砲」改爲「炮」。（原）古代的砲，用石爲彈，故從「石」。今已

改從「火」但未一律通用。

毬　「球」改爲「毬。」（原）球本爲玉名。故從「玉。」爲渾圓形的玉的專名。也就是玉球。後來充玩具的球，不是玉製成，大概用布爲殼，中塞毛類，故改從「毛。」雖有此字，但用的人不多。今可採用。因爲現在還有這種球。

鐔　彈子的「彈，」應作「鐔。」（新）古代的彈子，是用弓發出的，故從「弓。」今應改從「火」作「燀，」或從「金」作「鐔。」

撣　彈琴的「彈，」應改作「撣。」（新）

杬　「枕」應改爲「杬。」（新）古代的枕頭，是用木頭製成的，故從「木。」今木枕已沒有了，應改作「杬。」

疕　駝背的「駝，」可改作「疕。」（新）

鷄　「雞」改爲「鷄。」（原）本來長尾的叫「鳥，」短尾的叫「隹，」所以「雞」字從「隹。」但現在「鳥」「隹」不分了，：如雄雉有長尾，也從「隹，」鴨無長尾，却從「鳥。」「鳥」與「隹」已經不分，所以爲着容易認識起見，「雞」應改作「鷄。」

鴈　「雁」改爲「鴈。」（原）現在「鴈」雖通行，「雁」尚未廢。應只用「鴈，」不用「雁。」

鷹　「鷹」改爲「鷹。」（新）

鴙　「雉」改爲「鴙。」（新）

𧉧

蝴　「珊瑚」改爲「𧉧蝴。」（新）或兩者並存，也可。在自然界，爲蟲，應從「虫。」如當他是珍寶玩物看時，可從「玉。」

剪　「翦」改爲「剪」(原)雖已改，但未一律通行。

搞　「敲」改爲「搞」(新)

慠　「傲」改爲「慠」(新)「慠慢」二字可一律從「心」

憍　「驕」改爲「憍」(新)「憍慠」比「驕傲」意義更明白。

鏌　「模」改爲「鏌」(新)

鈀　「範」改爲「鈀」(新)古模用木，範用竹，故從「木」從「竹」今多數用金屬，故應改從「金」間或仍有用木的可存「模」，廢「範」作「桹」「範」本又作「笵」，故又可省作「鈀」或「桹」

第十三章　簡易字彙五　借用外國字

中國字裏直接借用外國字的，(譯音字不算。)只有幾個日本字，和

一個印度的卍字最近最通行的，有1234等幾個阿刺伯數目字，及代表洋錢的$。現在雖是不多，將來可以增多的。

俥　日本字。意思就是人力車。（原）

込　就是出入之「入」。日本字。（原）

⿺辶出　從「込」字類推出來的，就是「出」字。（新）

辻　日本字。意思是十字街。（原）

⿺辶三　從「辻」字類推出來的，意思是三叉路。（新）

卍　就是「萬」字。本印度字。（原）

$　意思就是洋錢一元。英國字。（原）

瓦　日本譯「格蘭姆」作「瓦」。（「格蘭姆」見下第十四章。）（原）

瓧　日本字。爲瓦之十倍。（原）

瓸　日本字。爲瓦之百倍。（原）

瓩　日本字。爲瓦之千倍。（原）

瓰　日本字。瓦之十分之一。（原）

甅　日本字。瓦之百分之一。（原）

瓱　日本字。瓦之千分之一。（原）

々　日本字。凡兩字相重，中國舊作「〻，」日本作「々。」（原）

第十四章　簡易字彙六　譯音字

中國在古代，很有幾個譯音的字。如：「單于，」讀「禪于，」就是譯匈奴字的音，意思是「王。」「可汗，」讀「克寒，」就是譯突厥字的音，意思也是「王。」不過，這些字，到現在已經差不多等於廢字。又如：「須彌山，」是，

譯印度字的音，（今重譯爲喜馬拉雅山。）但是年代已久，已經差不多變成中國字了。這些，且不去說他，單說最近譯西洋字音的字。再有一個「碼」字，（三英尺爲一碼。）既非譯音，又無意義，但已通行，附記於此。

打　從英文(Dozen)譯出。十二个爲一打。今已通行。

磅　從英文(Pound)譯出。通常每磅合中國十二兩多。餅乾糖果等商店已通用。

咪　從法文(Metre)譯出。簡號爲「咪，」全譯作「米突，」又作「密達，」又作「邁當。」爲法國長度的單位。中國採用，名爲公尺。

克　從法文(Cramme)譯出。簡號爲「克，」全譯作格蘭姆，又作「克郎姆。」爲法國重量的單位。

立　從法文(Litre)譯出。簡號爲「立，」全譯作「立脫爾。」爲法國

容量的單位。

卡　從英文(Car)譯出。就是車。如汽車，今都通稱爲「摩托卡，」就是英文(Motor Car)又從英文(Card)譯出就是片。如名片，通稱爲「卡，」英文作(Visiting Card)。

第十五章　簡易字彙七　譯音兼譯義字

譯音兼譯義的字，在古代也有幾個印度字。如「鉢，」(食器，從印度語「鉢多羅」譯出。)如「袈裟。」(從印度語「迦羅沙曳」譯出。)也有西域字。如「葡萄。」也有波斯字。如「茉莉。」(皆見前第十一章。)但年代已久，已經中國化了。現在單說對於西洋譯音兼譯義的字。

桉　外國木名。從法文(Encalypto)譯出。取(en)之音，譯爲「桉樹。」

清末吳宗濂著一書，名爲桉譜。很詳細的言明他的效用和種植的方法。「桉樹」二字，就是吳宗濂翻譯的。今探錄於此，做一個例。照此推廣，可以譯成許多的字。

鋅　金屬的一種。此字係從英文(Zinc)譯出。印刷界有鋅版，爲常用之物。

鋁　金屬的一種。質極輕。以製用具，潔白如銀，而且很堅硬。最近數年，這種用具很流行。此字係從英文(Aluminium)譯出。以上二字，最通用。此外如「鎳」，如「銑」，如「銻」，如「鋇」，還有許多。但不是通用的字，這裏不多說了。

竔　就是前章所說的「立」字。不過，這裏兼譯其義。

竍　竔之十倍。

竡　竔之百倍。

竏　竔之千倍。

竕　竔之十分之一。

竰　竔之百分之一。

竓　竔之千分之一。

粎　就是前章所說的「咪」字。

籵　粎之十倍。

粨　粎之百倍。

粁　粎之千倍。

粉　粎之十分之一。

糎　粎之百分之一。

粍　粎之千分之一。

兙　就是前章所說的「克」之十倍。

兡　克之百倍。

兛　克之千倍。

兝　克之十分之一。

兣　克之百分之一。

兞　克之千分之一。　以上各字，現在雖沒通行；但是譯的方法很好，我們可以取法。

第十六章　簡易字彙八　併合字

併合字，就是併兩個爲一個。一個原有的漢字，大多數是併合字。有兩句俗

話道：「女子折開不成好，秋心合著便成愁。」這話雖不爲字學專家所承認，然六書中間，形聲的字，都是併合字。這例極多，舉不勝舉，也不必舉。這裏單舉幾個現有的字典未收的併合字。（除最後幾個見廣韻。）

覅　讀作「勿要」切，意思就是「勿要。」上海俗字。（方）（原）

⿰曾勿　讀作「勿曾」切，意思就是「勿曾。」上海俗字。（方）（原）

⿰要只　讀作「只要」切，意思就是「只要。」上海俗字。（方）（原）

⿰能勿　讀作「勿能」切，意思就是「勿能。」（新）

⿰好勿　讀作「勿好」切，意思就是「勿好。」（新）

⿱不高　讀作「矮。」意思就是「矮。」廣西俗字。（方）（原）

⿵門坐　讀作「穩。」意思就是安穩的「穩。」廣西俗字。（方）（原）

⿱不坐　也就是「穩」字。廣西俗字。（方）（原）

仦　讀作「了。」意思就是「小兒。」廣西俗字。(方)(原)

𡚸　讀作「大。」女子長大的意思。廣西俗字。(方)(原)

[illegible]　就是「矮」字。廣東俗字。(方)(俗)

奀　讀作「芒。」意思就是「瘦弱。」廣東俗字。(方)(原)

[illegible]　讀作「勘。」就是石山間的巖洞。廣東俗字。(方)(原)

泵　讀作「聘。」就是水中磯。廣東俗字。(方)(原)

氹　讀作「泔。」就是蓄水之池。廣東俗字。(方)(原)

圳　讀作「浸。」就是通水之溝。廣東俗字。(方)(原)

[illegible]　讀作「囊。」意思謂「水流曲折。」廣東俗字。(方)(原)

閄　讀作「惑。」謂人隱身勿出，爲「閄。」廣東俗字。(方)(原)

[illegible]　讀作「臘。」意思是脚有病，不能行走。廣西俗字。(方)(原)

歪　讀作「中。」意思就是「人死完了。」廣西俗字。（方）（原）

閂　門上橫拴讀如「扇」（俗）（原）

𨳇　門上直拴讀若「暢。」或讀「扛。」（新）

求　讀作「鑽」字的去聲。謂水入土中爲「求。」陝西臨潼俗字。（方）（原）

坔　讀作「漫。」意思也就是漫。謂水流土上爲「坔。」陝西臨潼俗字。（方）（原）

丼　形容石落井中之聲，作此字。安徽涇縣俗字。（方）（原）

丼　和「瞎」字相同。意謂人在井中。陝西臨潼俗字。（方）（原）

𡈼　讀作「參。」士入口中爲「𡈼。」陝西臨潼俗字。（方）（原）

炅　讀作「迸。」就是火炒豆。陝西臨潼俗字。（方）（原）

⿰自身　讀作「㨢。」能彀自立謀生活爲「⿰自身。」陝西臨潼俗字。（方）（原）

⿱埜土　就是「野」字。陝西臨潼俗字。（方）（原）

囍　就是「喜」字。謂二「吉」爲「喜。」陝西臨潼俗字。（方）（原）

喆　也就是「喜」字。但「喆」字比「囍」字流傳的地方較廣。（方）（原）

⿰金余　就是「釘」字。陝西臨潼俗字。（方）（原）然反不及「釘」字簡便，不必採用。

圐　讀作「闊。」

圙　讀作「戀。」謂堆積物件的空院爲「圙圐」山西豐鎮俗字。（方）（原）

㕭　讀作「羲。」貪人欲食之狀。(古)(原)見廣韻。

㚙　讀作「岑。」走入深山的意思。(古)(原)見廣韻。

㑥　讀作「力。」用力不懈的意思。(古)(原)見廣韻。

䎱　讀作「搨。」意思就是大耳。(古)(原)見廣韻。

奤　讀作「粕。」意思就是大面。(古)(原)見廣韻。

第十七章　簡易字彙九　删改兼併合字

删改兼拜合的字，就是先經過删改，而後併合的字。原有的也很多。今舉幾個簡易可採用的如下：

仿　本作「放。」删「攵，」和「人」字相併，作「仿。」(原)

汽　本作「氣。」删「米，」和「水」字相併作「汽。」今汽車，汽水

的「氣」字，都寫作「汽。」已通行了。（原）

颳　北方謂起風爲「刮風。」刪去「刮」字「刀」旁，與「風」字相併，爲「颳」（新）

⿺風各　就是被風吹落的「落」字。（新）這字的造法，也有根據的。本來「飄字，」是寫作「蔈。」草木葉自落，作「蔈，」被人摘落作「摽。」後來改作「飄，」或作「飃。」現在二字已通行了。照此類推，所以造出「⿺風各」字來。

挌　草木被人摘落的「落。」（新）製造這字的理由見前。

附錄　二十四字

⿰牛尚　就是午前。（原）（借）

⿰彳⿱午夂　就是午後。（原）（借）

⿰車气　就是汽車。（原）（借）

⿰車電　就是電車。（原）（借）

⿰口電　就是電話。（原）（借）

⿰電艮　就是電報。（原）（借）以上是日本新造的六個字。其中有併合的，有删改兼併合的。而因他是日本字，在我們拿來用，又算是借用外國字。又因這六個字，是同時造成的，我們就不折開，統附錄在這裏。

⿰舟气　就是汽船。（新）

⿰糸電　就是電線。（新）

⿰火電　就是電燈。（新）以上三字，是狄平子從日本字類推出來的。（參看第七章。）今也附錄於此。但我以爲「電燈」寫作「⿰火電，」不如寫作

「⿱雨⿺乚丁」

⿱雨⿺乚丁　就是電燈。（新）以下都是我再從「繩」「熩」等字推出來的。

⿱雨⿺乚戶　就是電爐。（新）

⿱雨⿺乚令　就是電鈴。（新）

⿱雨⿺乚羽　就是電扇。（新）

⿹气油　就是汽油。（新）

⿹气丁　就是汽油燈。（新）

⿹气求　就是汽球。（新）

⿹气水　就是汽水。（新）

⿺乚旦　就是星期一。（新）

⿰丬日　就是星期二。（新）

昣 星期三。(新)

官 星期四。(新)

組 星期五。(新)

𣅠 星期六。(新)

㫜 星期日。(新)

第十八章 附錄 字的分化

我們的簡易字，是要變繁爲簡，變晦爲明。但是，有時候，一個字反而分化成幾個字。豈不是由簡變繁了麽？

然而這也是自然的趨勢，無可如何的。只要我們覺得適用，無妨任他分化。雖然是由簡變繁，卻是在同時候，能使這個字的意義更爲精密。這一

層，是很好的。這種分化的字，本來也是有的，不過人家不注意罷了。例如：

爐　鑪　鑪　壚

這四個字，我們暫不考他誰先產生，誰後產生，誰是哥哥，誰是弟弟。但是，這四個字，現在都已通行了。

我們寫字的人，隨便寫那一個，都可以的。其實，這是我們不對。我們應該利用他們，把他們四兄弟的職務，規定一下，使他們各任各的事，各負各的責，既不相爭，也不相委。豈不好麽。現在假定分配如下：

爐　使他爲一切爐子的總稱。

鑪　使他爲瓦爐的專稱。

壚　使他爲泥爐的專稱。

鑪　使他爲鐵爐的專稱。

如此，豈不好麼。這不是我的創說，就是由一個「他」字，分化爲「他」「她」「牠」三字，也是如此。還有：

綿 古代無木綿，只有絲綿，故「綿」字從「絲」

棉 後來有了木棉，故改從「木。」

然木棉已經有了，絲綿還沒有消滅，所以兩個字應該並存而分用。

碁 古代碁子，都用石製的，故「碁」字從「石。」

棋 後來有木製的棋子了，故改作「棋。」

然木棋子已經有了，石碁子還沒消滅，所以兩個字也應該並存而分用。

我們再照上例推廣起來，還可以叫許多字，能彀分化。現在舉一個例如下：

礦　使他爲一切礦的總稱。

鑛　使他爲鐵礦，銅礦等的專稱。

爌　使他爲煤礦的專稱。

瀇　使他爲石油礦的專稱。

再照前面删繁爲簡的例，删成下式：

矸

釬

⿰火干

汗

字的分化，和我們的簡易字，有極大的關係，所以特地把他說明一下。

簡易字說

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初版

每冊定價大洋肆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編纂者 胡懷琛

發行兼印刷者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

A STUDY OF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WITH VOCABULARY

By

HU HUAI CHEN

1st ed., Oct., 1928

Price: $0.40, postage extra

THE COMMERCIAL PRESS, LTD., SHANGHAI

一五六六沈